

第一章 套近乎的目标与目的





绝对具备狗仔精神

“哈哈，我最喜欢第二节课了！”

老师刚走，我就欢叫起来，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。

不过，我没有往教室外扑腾，而是把手伸进裤兜儿，急不可待地去掏我的手机。

手机还没掏出来，一个冰凉的东西却贴到我的额头上了。

“干吗？”

我抬起眼，大力摇晃了一下脑袋，不高兴地冲师雪丹翻着白眼。

师雪丹长得瘦瘦小小，像一棵风中摇曳的小草。

如果你由此断定她好欺负的话，你必然死定了，她可是系着红腰带的“跆拳道高手”呢，河东“师”吼、“灭绝师太”都是她的外号。

更要命的是，她的脾气很“狗”，翻脸像翻书一样快。

虽然我们俩关系不错，但一般情况下，我也不怎么招惹她，除非她和我过不去。

师雪丹不理睬我的白眼，只是把那只凉冰冰的手再次贴到我的额头上，眼睛眯着望向远处，喃喃自语，貌似一位资深大夫：“没发烧啊，怎么说胡话呢？”



我再次甩掉她的手，飞快地用拇指按着手机上的键，头也不抬地问：“我怎么说胡话了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你最怕作文了，怎么会突然喜欢上作文课了？”师雪丹追问。

“嘿嘿。”我笑着指着洒满教室的阳光，说，“瞧，只有这节课下课后，灿烂的阳光才会照进来，我可以拍几张美妙的照片啊！”

我把手机调到照相那一档，对着师雪丹“咔嚓咔嚓”拍个不停。

哈哈，这是我想象的声音，手机拍照，没有照相机那么夸张，但我就是对“咔嚓”声情有独钟。

师雪丹一边躲闪，一边尖叫：“别拍了，我又没有化妆！”

不化妆就不能拍照了？谁规定的？

我不理她，继续“咔嚓”个不停，绝对具备穷追猛打的狗仔精神。

当师雪丹无路可逃、恼羞成怒的时候，我这才心满意足地停止了“咔嚓”。

“删了！删了！不明真相的人，还以为我毁容了呢！”师雪丹向我的手机扑了过来。

我大笑着躲闪开来，脚下却被什么东西一绊，身子不由自主地俯冲下去，直到嘴巴贴到一团蓝色的东西上面。

“啊，大事不好，郭晴天，赶紧逃命啊！”有人幸灾乐祸地大叫。

“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！”

上课像绵羊、下课像恶狼的郭晴天，倒是很有绅士风度，不仅没有逃跑，反而抓住我的一条胳膊，玩命地把我拉起来。





看清了那团蓝色的东西后，我像被扎了一针似的尖叫起来：“啊呸！拖把啊！”

郭晴天赶紧解释：“新买的，新买的，如果不是我眼疾手快，把它提前垫在那里，你的大门牙就会磕掉两颗，那可真叫毁容啊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师雪丹狂笑道，“咱们班的拖把真够荣幸的，先擦你的嘴，再擦咱班的地……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恶心得想吐，但是，当我再次斜视那个拖把时，恶心的感觉立马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激动。

可能郭晴天觉得我的神情不太正常，正想开溜，却被我一把抓住。

“干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！”郭晴天看着我，惊恐万状。

我把手机递给他，轻柔地对他说：“请你帮我拍几张照片。”



对拖把情有独钟

一听是拍照，而不是挨打，郭晴天立即眉开眼笑：“嘿嘿，本人最擅长把丑女拍成美女了……”

我一把抓起拖把，冲他大吼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郭晴天立马拿手遮住脸，改口道：“我是说，本人最擅长给美女拍照片了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！”我把拖把往肩上一扛，三步两步跳上讲台，又对他吼道，“赶紧拍啊，等会儿要上课了，太阳也窜到别的地方去了！”

吼完，我摆出“扛起拖把大步走”的姿势。

“哇，说实话，这次给你拍照片，我才发现，你长得特像一个人呢！”郭晴天夸张地张大了嘴。

“像谁？”我和其他同学异口同声地问道。

“大嘴巴电影明星姚晨！”郭晴天说。

于是，大家又一哄而上，盯着我的嘴巴，评来论去，好像我就是姚晨。看这阵势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后面就会追随一大群粉丝了！

哈哈，暂且叫他们“豌豆大军”吧。

姚晨是我喜欢的明星，说我长得像她，我很高兴，但是，只说嘴



巴长得像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。

说实话，眼睛水汪汪的，才是我迷人的脸部特征，而不是那张大嘴巴。

师雪丹说：“好了，以后我们就叫你叶大嘴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“叶大嘴”、“叶大嘴”地叫个不停。

朱小优慢悠悠地说：“我只知道有个美食节目主持人，叫那小嘴，嘴小肚子大，还到处胡吃海喝……”

笑浪又一次掀起，如果你没定力的话，准会被冲到天花板上。

局面失控，我想生气，可没人理我呀。

这个死“朱”，平时蔫得像枯死的草藤，这会儿倒活过来了。

为了阻止这场闹剧，我就摆了一个咬牙切齿的动作，疯狂尖叫：“郭晴天，赶紧拍啊！”

可能我的叫声太雷人了，台下的喧闹声竟然消失殆尽，我似乎听到了大家的眼睛眨来眨去的声音。

“你只管抓拍就行，别管我干什么！”

说完，我又恢复常态，把拖把从肩上拿下来，开始卖力地拖着第一排课桌底下的灰尘。

拖了一会儿地，我又跑到窗户边，将下巴搁在拖把的把儿上，并展现出迷人的微笑。

我一边摆姿势，一边指挥“摄影师”郭晴天：“喂，喂，把拖把也拍上啊！”

“放心吧！”





“喂！喂！郭晴天，能把拖把拍上吗？”我又不放心地追问。

不耐烦的郭晴天很有“范儿”地回答我：“放心好了，我可是专业水平！”

董月亮小心地凑上前来，又小心地问我：“叶弯弯，你的空间没照片可贴了？”

我不解地问：“有啊，多着呢，怎么了？”

一向羞怯的董月亮，赶紧摇头摆手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对一个拖把这么感兴趣？”

师雪丹双手叉腰，也冲我大叫：“是啊，你要是缺少道具，我可以帮你提供啊。”

听了她们的话，我理理头发，拉了拉暗红色的校服裙，指着拖把，对她们说：“瞧，这个拖把有大红的杆子、蓝色的布条，颜色搭配得多鲜艳啊，照相就得穿鲜艳的衣服，拿鲜艳的东西！哈哈，这个拖把真是可爱死了！”

“啊？”

全体在场人员，包括不明真相的“摄影师”郭晴天在内，集体晕倒。哈哈！我的“豌豆大军”们！



让人笑掉大牙的标题

“叶弯弯，下线，睡觉去！”老妈的超级女声响起。

我瞥了一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，嚼着话梅，手指仍然在键盘上舞蹈着：“着什么急啊？还不到10点呢。再说了，好不容易盼到周末……”

老妈走了过来，威胁我：“再不关掉，我就替你关了！”

我赶紧指着电脑页面，对她说：“千万别，我同学还都在网上呢！”

老妈凑近一看，不屑地说：“哼，那都是你同学的爸妈，应该说大部分是你同学的老妈在和你聊天呢！”

我反驳道：“才不会呢，全都是我同学。”

说完，我又赶紧打出一行字：“哈哈，那帮小屁孩，真是太幼稚了，啥也不懂！”

老妈“吃吃吃……”地笑了起来。

我推开她，有点恼火地说：“拜托您老人家挪开眼睛。”

老妈站起了身子：“还说人家幼稚呢，你也成熟不到哪儿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随口一问，心思根本不在她的答案上。

老妈把嘴附在我的耳边说：“你怎么知道都是你同学呢？又没有视频。”



我撇着嘴说：“哼，只有你这种老妈，才会干这种潜伏的破事。我同学的妈妈，绝对不会。”

一个名叫“狐狸精”的好友，一个劲地招呼我：“那个臭小子，下次落到我的手上，有他好看，哼，居然说我抄他同桌的作业！”

我赶紧敲了几个字：“哪个臭小子啊？告诉我，我替你摆平！”

敲完之后，我又对老妈补充道：“我们聊的全是学校的事，我们感兴趣的事，当然都是我同学哦。”

老妈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嘿嘿阴笑。

我的后背直发凉，好像她的笑声放射着冷气一样。

“干吗这么笑？”我搓着胳膊上的鸡皮疙瘩，问老妈。

老妈诡秘地笑着说：“好吧，你就随便聊吧，你和好友们聊得越多，冒充你同学的家长刺探的情报越多，你的同学越倒霉！”

说完，老妈哼着歌走了。

我虽然半信半疑，但为了保护同学们的隐私，只好敲出一行字：“困S（困死），88。”

老妈又及时现身，幸灾乐祸地问我：“怎么不聊了？再聊半小时吧，聊得越多越好，我们当家长的巴不得呢！”

我假装迟疑不决的样子，问老妈：“真的……你真的让我再聊……聊半小时……”

老妈肯定地说：“没错，聊吧，聊吧，到时让我看下你们的聊天记录就行。”

我高兴地一拍桌子：“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

说完，我就毫不犹豫地点了隐身。

老妈以为她的欲擒故纵得逞，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看着我那变成灰色的图像，故意问我：“怎么退出了？”

我更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，对她说：“等我和同学约定好聊天的接头暗号后再聊，免得上当！现在，我想到处逛逛了。”

说完，我转身进了郭晴天的QQ空间。

嘿嘿，半小时，足够我逛遍十几个好友空间的。

老妈一看，惨叫一声。

哈哈，敢和我斗智斗勇？太蔑视我的智商了！

小时候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老妈就不是我的对手。

哼，郭晴天，这个大懒鬼，他的空间每次都用一两句话糊弄人，吃什么的，喝什么的，几点“卧倒”在床上的……无聊至极。

董月亮倒是比较勤劳，但是，特没劲，不是写一些读书心得，就是转载别人的文章，内容也大多是什么人生啊，理想啊，奋斗啊，无趣至极。

师雪丹的空间很令人开眼，瞧，第一个标题，就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：“其实，我很忧伤！”

哇噻，这个外号“灭绝师太”、河东“师”吼，具有暴力倾向的师雪丹，居然也懂“忧伤”！

在急不可待地点开这篇日志之前，我还是比较理智——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否则，笑掉的大牙会从嘴里跑出来。





小心对付爱翻脸的家伙

“再见，老爸！再见，老妈！”

仰着脖子，灌下最后一口牛奶，抓起几片面包，我就背上书包，拉开门，往楼下冲去。

“慢点！时间还早着呢！”老妈在后面大叫。

时间是很早，但我已经急不可待了，急不可待地去见一个人——师雪丹。

别看我背课文挺费劲的，可是，对于那些八卦的东西，比如《其实，我很忧伤！》的内容，我只看了一遍，就差不多记下来了。

哈哈，趁着这会儿往学校赶路的闲工夫，让我给你念叨念叨吧：

在我那帮哥们儿的眼中，我整天不是嘻嘻哈哈，就是张牙舞爪，甚至有些暴力，可能和忧伤永远沾不上边，其实，我时常处于忧伤之中。就像现在，我举着你的照片，却不敢和你的眼睛对视。自从失去了你，暴脾气的我，急性子的我，才懂得了什么叫忧伤……

你一直在我的内心世界里，仿佛一刻也不曾离开过。你让我难以忘记，以至于，我经常用能捏死蚂蚁的力量，去紧紧抓住我们快乐的



回忆，直到手疼痛，心痉挛……

亲爱的，如果你能听到我心的呼唤，就请赶紧回到我的身边吧，只有你，才能安抚我这颗忧伤的心灵……

提到她的忧伤，我又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太搞笑了，她怎么可能会忧伤呢？她倒是经常把一些男生整得无比忧伤。

我一边笑，一边拼命地想象着师雪丹忧伤的样子，可是，她的笑脸、怒脸，或者面无表情的脸，总是交替在我眼前闪动，唯独忧伤的脸，始终未能出现。

她为什么忧伤，为谁而忧伤？我一定要挖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不过，对付这个容易翻脸的家伙，我还真得花点心思，千万不能直来直去，惹“爆”了她，肯定会炸伤自己。

拐进小胡同，就看到我们学校的大门了。

老远，我就从三五成群的学生中，把师雪丹给“挑”了出来。

我兴冲冲地跑过去，往她手里塞话梅、递怡口莲糖：“吃吧，吃吧，味道不错。”

师雪丹不解地说：“我又不是明星，更不是你的偶像，用不着这么热情吧。”

我笑嘻嘻地说：“热情吗？给，再来一块巧克力。专家说，吃巧克力能让人的心情变好，不再忧伤。”

师雪丹哈哈大笑：“我看起来忧伤吗？”





天哪，对于一个“其实，我很忧伤”的人，这么直奔主题，不仅套不出什么背后的故事，没准还会挨踢的。

所以，我赶紧岔开话题，歪着脑袋，向她反问道：“有你这样忧伤的样子吗？”

“哈哈……貌似没有！”

说完，嚼完了巧克力的师雪丹，又把那颗怡口莲糖剥开，扔进了嘴巴里，开始爬楼。

个子还算高的我，跟在瘦小的师雪丹后面，就像一只小羊领着一头骆驼。

我一边喘气，一边对她建议道：“其实，你拍几张忧伤的照片，放在QQ空间里，只要不是铁石心肠的人，肯定都会被你打动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“跳”在前面的师雪丹突然停下，转过身来问我，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芒。

嘿嘿，越来越靠近我关心的话题了哈。